

四書大全

五十二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類	函	架
五	九	二	七
冊	號	架	號

246
20
36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五	九	二	七
冊	號	架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門	類
五	九	二	七
冊	號	架	號
(五十二)			

不許帶出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28
冊 數	21 (20)
函 號	277 4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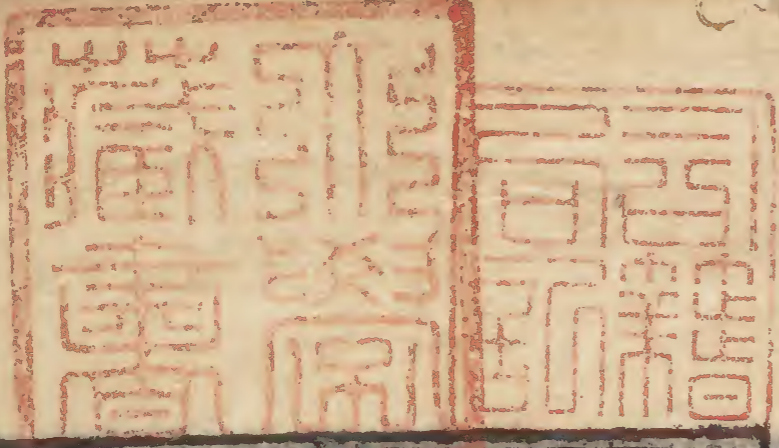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補考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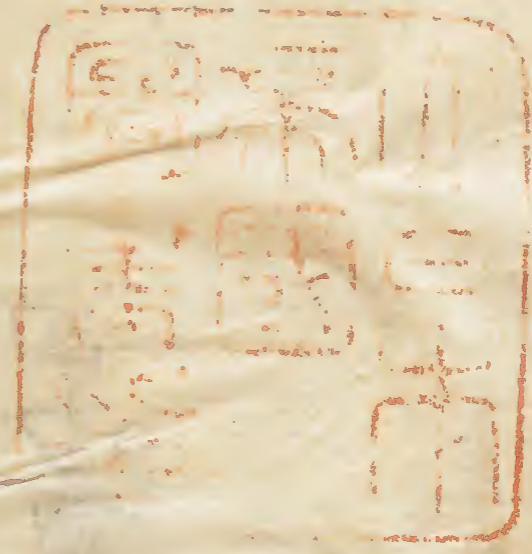
言下末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捲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柷捲音柷捲

柷捲屈木所為若卮匱音之屬宋子曰柷捲以



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告子言人性

本無仁義必待矯揉及而後成如荀子性

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

也○宋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

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新安陳氏曰

義猶栝椹也義上脫一仁字○曾齊王氏曰

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

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椹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栝椹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

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夫音

戕音牆
與平聲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

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宋子曰

矯揉而後為栝椹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

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義告子便休不曾說

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

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

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

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

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

源輔氏曰。不。言。我。賊。人。之。性。而。言。我。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栝。櫟。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栝。櫟。必。斬。伐。之。而。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我。賊。人。之。物。特。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峯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揚。墨。

亦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

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 端友

孟端波流湍音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

之。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

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

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勉。○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固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通考。仁山金氏曰。近於楊子。集註謂近於楊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楊子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味有不善者也。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

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神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謝氏曰。如水之就下。博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

反之而後為惡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

乃復之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犯柳之論

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

性也以仁義為偽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

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故也

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之性

為仁義今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

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何物耶論真實

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

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山下可謂深

切著明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流

下雖博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

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

者性性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

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豐之以惡逆之

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

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

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

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

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顛在山

為不善二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

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

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

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攪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性，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

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性，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

○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峯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

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諉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論性前後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為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

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為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

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攬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二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曰

在山金氏曰佛氏之說比告子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生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別必列也。白羽以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

白與白。白。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

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

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朱子曰：犬牛人之形

氣既具而有知覺能

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

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

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

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

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勸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其有生者以為性，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通氏惠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
○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

土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雲峯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不同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

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正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橫繆靡切矣紛紜舛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
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
之其義精矣。梁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
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
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
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
其他更推不云云。○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
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
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
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
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必
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
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
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

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
獸而不自知。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
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
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
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
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
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
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
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
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
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
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
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
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
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
幾矣。○雙峯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

孟子卷之十一
若以此章觀之
未嘗不論氣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
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
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
求合於義也
宋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杯棬
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
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
以仁為性之所有但由義差在內取○告子

比

以生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
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
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
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
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其之也悅色者知其
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
動也○雙峯饒氏曰告子維知以仁為內而
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不便是仁愛之理是
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
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
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
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
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
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遁辭○雲
峯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
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

其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宋子曰告子不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

馬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

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孟子卷之十一
梁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
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
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心發
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慶源輔氏
曰人孰以長入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
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
也仁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
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
可引此以爲首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
白人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
之長豈可同以爲長乎是誠其以白喻長之
爲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
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
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
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
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音同
夫音扶

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

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雨軒張氏曰
長則同而德

吾之長與德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
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

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
為仁哉。○慶源輔氏曰：名在外而嗜之者在
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
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膏炙。因其所明。通其所
藏。亦納約自庸之意也。○補考：仁山金氏曰：孟
子正當曰：長楚人之長。果亦猶長吾之長乎。
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為悅。則是長長則
悅於吾心也。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嗜秦人
之炙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
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
者義。已盡之矣。○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
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馬不可同
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
以內外為言。於是借膏炙以為喻。謂美味雖
在炙而膏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
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

如此者。以膏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自篇首至

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
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莽。莫

莫厚母。而不得其正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嘗
黨三反。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
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

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去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

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通考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

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况叔父之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

雲峯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耆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慶源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究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潘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

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

言故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推之其辭簡而理隱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備考宋氏公遷曰此即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之所當敬屬乎義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

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

運動其食悅色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謂善惡

近世蘇氏胡氏之

說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

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明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慝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

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

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具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具所以為情

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馬者善

馬而已矣中馬者可導而上下也下馬者惡

氣不覺說得性之此章三首雖同說氣質之

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

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

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

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

禮智信此語似看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

又差了二品只說得氣質然氣稟不齊或相

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補考添氏猶生

曰性猶犯柳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孟子卷十一
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遮周無畔岸。故曰畧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

不必如此說。蓋情印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梁子曰。性

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 此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 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 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

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
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
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
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
怒哀樂亦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性而
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
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
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取仁義禮智
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
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
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觀其流而知其源也。
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
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及所謂善也。已包下
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及盡
發此意耳。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
然非其才之罪也。
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
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
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才與性相以。問才與
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
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
木旁才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不
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
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夫才是能主張運動
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合處。這處可
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

善有不善在人如何取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才如也此乃自家使得才如也故曰非才之罪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之性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天之性也性出於天而亦出於天何故使至此曰性之性出於天而亦出於天何故使至此曰性是天理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味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矣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

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不善者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

惡去聲。合上聲。徒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

也。北溪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又在恭敬之中矣。

樂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

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

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

充以盡其才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

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

可勝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只是

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

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

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

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羞惡之才，則

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

弗視。這是本來自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

為私意阻隔，多是此發動後便遏折了。天

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人，性便似人

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

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即做

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徒而

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取○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在外故也性求其在在我者何不以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

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也曰思前篇言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契緊教人處

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

有不向耳雲峯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其本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下發乎外者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

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

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

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

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

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

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

正是指性之理

發動處以明味發動之理又舉烝民詩者當

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

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

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

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

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

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

而已孔子又加一心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

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

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心上所好者德即是

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發動為情

處指出以示入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

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

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

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朱子曰理精一

○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又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曰

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

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

論氣。然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

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

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

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

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

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看室陳

氏曰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最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

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新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一之方是。

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

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非別有一生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因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是得本原之性。無有

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却不算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陳。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

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却不算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陳。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

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絳此醬與鹽便是
一般滋味○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
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
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勉齋黃氏**
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
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此**
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
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
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
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峯饒氏曰**人未
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
做性便衣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
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
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
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
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

曰一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不知未反以前此性有存否曰不曾反時此
性亦未嘗無且如尸一鄙吝人見發疾也知憐
憫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
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
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
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
曰涵養體認克治充擴皆是反之之道譬如
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
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入涵養說四端及擴
充便是要體驗充擴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
說○**新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
論甚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蒲取論
氣不論性是說荀揚則全好然而說理不明
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得程子
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甚正者又得張程

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撥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爲性也。**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夫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

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

悉井 察矯揉人力之功省察屬知 矯揉屬行學者所當

深玩也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宋子曰才

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

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則自其

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大抵孟子多言是稟

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

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
○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
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
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峯胡**
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
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

集註此篇標一十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
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
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
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通言朱氏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
之徒論性專以氣言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
折之性猶杞柳則責之皆引而未發之辭也
湍水之說則畧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
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究
言之而向之所以請告子者其旨益明蓋告
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畧公都子篤信孟
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之
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

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籍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

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

溺其心而為暴問程子謂語其身則有下愚

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木都新安陳氏

看氣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畧似

言非天賦以有少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饑

而陷溺其良心賦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六日。扶。磽。

音年。藝音憂。磽。苦交反。

舜大麥也。稷覆敷收種上也。韻會徐氏曰。布。

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

瘠音薄也也。新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

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

有也。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

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撥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獲，我知其不為貴也。」

獲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獲音。獲音。

貴，章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獲，雖未

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貴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若目與嗜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

皆以為美也。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之臣。能辨淄澠二水之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嘗。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

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

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

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入心。之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入。莫不以為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

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事件，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峯胡氏曰：芻豢人之所同者，也。若斯之。斯悅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一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補旨** 朱氏公遷曰：此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

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 割反

牛山之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雙峯饒氏**曰：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

去聲。徒玩。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
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
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
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曰。山
以生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生物。為心。謂為無
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
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
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
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
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
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
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
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

也。桔械反也。朱子曰：桔如彼，禁械在那裏。

物失反覆展轉也。更不容他轉動。如將自家

人之良心雖已放失。新安陳氏曰：物欲者

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

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旬反

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

隨而桔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

又牧之也。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

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

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畫之所

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

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

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

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

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

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存

之意。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

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桔亡。而彼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

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
心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
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格亡之
人謂格亡其夜氣非也謂格亡其良心也
夜氣不足以存皆是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
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
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
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這
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
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
每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
欲格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
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
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
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
此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格於

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
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
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
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
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
善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
且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
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且晝之所為益無
不當矣日間格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
靜至平且亦然至且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
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
微了且晝只管格之今日格一分明日格一
分所謂格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
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
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
我者始有所泯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

所息至於平且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
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且晝之所
為又有以枯亡之枯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
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
透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
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
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且晝之枯亡則
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
戕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
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
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
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

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
矣○趙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
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
峯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
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
來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
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
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
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
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
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晝
所斃之不善又枯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
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
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
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日夜氣
者木之萌蘖一絕於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

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時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格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味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味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

山中木人心其理一也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

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操之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故其良心所為。枯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良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

而巳。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

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

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忽然入無有定時忽

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

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而保守之難

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

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

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

章之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

操之之道敬以真內而已朱子曰心豈有出

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

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

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

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

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

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一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汙。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日且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取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

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取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愚聞之師。延李先

曰 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

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
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
自可見矣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下喪
夫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
此養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方宜
去也熟玩而深省之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緊
要在三箇存字首說
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有以說夜氣不足
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
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峯胡氏曰集註論
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
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方宜
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

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
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
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總說夜氣則為人之
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
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
○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
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師。故
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
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
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格亡。驗其所息
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養吾
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
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
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
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

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

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西山真氏曰
人主之心養

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
之於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

引以當道王秉彛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
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

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蘖之發
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

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
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

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

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

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饒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

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

一譬謂交脩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脩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

見時少無以勝眾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

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群邪寒之者之罪亦與鴻鵠其心之罪也。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

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

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疎下同

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

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

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

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

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

是以古之明君懼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實請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暴十寒之病，為士者其可十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致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成言治亦苟而已。○雲峯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一

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通考 趙氏

以喻義。魚以喻生。史記：宰夫脩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

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辟也

宋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

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舍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以惡有甚於死之可以惡故生而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入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夫秉

尋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兼善之良心。是以其能貪生取義。如此。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兼善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

章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

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

所謂兼善之良心也。兼善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章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繳。第一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

也食音嗣。嗥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嗥當反。啾七內反。

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

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

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

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以

者也。單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於

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

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

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

為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新安陳氏

曰。萬鍾對。耳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所識窮

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

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
 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
 始於三者。正於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
 他可類推。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
 蔽，亦人所易去也。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
 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朱子曰：此是克己之
 之方。然所以克己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
 知克己去得不然。臨時比之，並
 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
 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並

馨平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
 為身死，猶不肯受噍躠之食。今乃為此三者
 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
 謂羞惡之心。東陽許氏曰：三鄉為身，北山先
 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
 故，尚不受噍躠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
 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

良心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

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

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焉 朱子曰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窮乏得我三者或物欲之心人所易溺

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

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

易彼也 ○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

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

萌發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

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

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

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

取義是說入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

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

决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小食非禮

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

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决死

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

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

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湯之類所謂

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

黃失錯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饑者不

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亦真有此等人然謂其

能决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抑有不免計豐

約於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勝義

至迷溺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其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之多是不待已而此之謂不失其本。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其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眾人惟汨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之兩節前五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三節以口體之小節言即事理之主乎羞惡之心而言之也。○**東陽荷氏曰**然下三節亦是象前第一節生義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仁則其

生之性也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滋那喜怒哀樂去。

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

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之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格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

而言。程子又恐人以此心為仁，故即穀種而
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
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
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
酬酢。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是下
文放字。○朱子曰：仁無形迹，因物事。孟子恐
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
心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
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惟
細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
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
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
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

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
以爲人之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
即非人矣。孔門高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
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仁，即仁。仁即心，而
不可以以二視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仁，
者人也。此人心字，指人一身而言。此則直指人
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
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
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
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義者
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
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朱子曰：仁
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
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之路也。道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

處實峯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

道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實峯胡氏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其事而隨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

路矣人舍其為入之路而不由放其為入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入矣不可謂之入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宋氏公遷曰此做戒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做情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其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宋子曰雖天放有美必可求者

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

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其

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

不獨是走作與做故纔昏睡去了便是放夫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

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

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

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心能合時措之宜故曰

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

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靜

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宋

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無他蓋身

如屋宇子心如一室主有此家主然後能辨

掃門乃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草

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

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

收歛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夫須就心上說

得主定方。發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
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
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
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
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
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
看是如何。依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
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
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下心在外者
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下部書
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
而已矣。之語便說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
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
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
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

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程子**曰：勿齋程氏曰：學
覺操存。反其昏疾。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
若下學也。然而上達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
以求求放心為本。○**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
是喚醒自己。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
為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
縱。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
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
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
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上有
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

上_レ去_レ。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
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
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
達也。○雲峯胡氏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
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
又不可為虛空。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
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
也。○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為主。然
謂放心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
理寔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
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
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
於精一之而已。○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
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
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
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
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
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心。而不
知求未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書討論。玩索涵
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
非有他也。不過求吾心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
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昭貫。皆是指仁而
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
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其
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

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
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
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
宿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
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
也求放心過人欲而在天理也補曰宋氏公
遷曰牛山之木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論
為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義
之心人所固有而衆人措之學者當有以養
之也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當存而衆人放
之學者當有以求之也操存是存養求放心
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
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
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首章言學集註又發
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先
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

初是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盛而不信非疾痛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
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
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

類以心之同取。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
入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
違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雞
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
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
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
理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

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
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
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
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
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
則思吾之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
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
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
根心見面益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
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
而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
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之下身固當兼養。

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

養無尺身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

者，惟在友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趙氏曰：又

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

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

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養與自培也。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

焉。合。上聲。攢音。價。撼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櫟，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

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有背之喻

新安陳氏

曰一指有背有大小之故借以旁証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去為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

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

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

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

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寔貴也

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其

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

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辨意謂使

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

人脣唇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

知養其口體而口腹底也自會去訖與不到

得餓了也 雙峯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

髮皆吾所當愛若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

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

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

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新安陳氏曰。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

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

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

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

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

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

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

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

者，而心為大。三者謂若能以立之，則事無

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

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

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上，能

不忘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

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

立者，是要卓然聳起。此心使自立，所謂蔽以

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

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

思方得。若不想却，倒把不是做，是底却做

孟子子十一卷

六十一

氏公遷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功效在不在
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夫在思字得之即不
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以此天此舊本
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
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
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茂明婺州人
心箴曰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
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弓米參為三才曰惟心
耳雲峯胡氏曰湛與謂天地言天地至大而
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

辨未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
三才者惟在此心之體豈不甚大
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雲峯胡氏曰此
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絕乎義
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
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
已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
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
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
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逆為厥心
病雲峯胡氏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
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
入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

希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其
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
受敵其不亡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雲峯胡氏曰前八句是

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
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
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為莫功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為
體從令是小事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發蓋
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
曰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
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
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為大者則此心卓然
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身大者則退然
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
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
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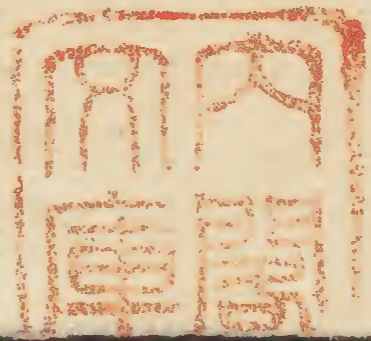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南軒張氏曰

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者雙峯饒氏曰仁
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
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
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感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入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

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朱子曰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

廢天爵以要人爵。○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脩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入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

天子爵自有之。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
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
已者。弗思耳。

貴於已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

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
氏世呼趙孟。如智

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
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
以爵祿與
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
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
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

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

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陳氏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南軒張氏

其貴於已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已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

貴得之於天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各

理之固然者也○雲峯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

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

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

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脩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

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

乏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

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朱子

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其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其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其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其甚易。蓋纒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却其甚易。蓋纒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勝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

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

諸已也。南軒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盡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繫乎操舍之間。

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倏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慾。遂以為仁不可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寢明。則人慾寢消。及其至也。人慾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時弊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其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為終必死。所得人爵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
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美音歸稗
蒲賣反夫

扶音

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
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
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
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之美
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其為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慶源輔氏曰日
新日進也不已

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
純熟夫仁○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藝技
百家諸子皆是○雲峯胡氏曰此章與上章
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
言仁之熟由於為仁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
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
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未
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
安心與仁一則熟之
功效氣象可言矣

○孟子曰舜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
志於穀穀古
候反

弄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

師舍上聲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

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南軒張氏曰：學者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灑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於彀。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雙峯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雲峯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辨受。六章。十一。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綱。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二。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辨受。六章。十一。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綱。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二。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

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

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

必親迎乎迎去屋廬子不能對明白之鄰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

何有不難也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

荒政十一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諺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

樓搯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深

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

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

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搯以定其

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

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

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

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矣。翅食重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矣。翅色重

翅與管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
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
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

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
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
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紵音

音

紛戾也。摟率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
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无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分去聲然

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聖賢於此

錯綜子宋斟酌錯綜分經緯斟毫髮不差固

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廉頗

蘭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
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
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
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

音合變也註瑟每絃有一柱旋後變而取

聲能如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

豈能所以斷丁亂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

矣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

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

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取權

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

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
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
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泯於人欲而
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
○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
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
未審則於凡事膠柱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

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以喻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曰：敬，兄之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撻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君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負之教誨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

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

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朱子曰：孟子道人

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入於此，力不

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

匹字本作鴟。鴟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鴟。音是也。記曲禮。庶人之墊匹。注匹讀為鴟。野鴨曰鴟。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耕稼也。曰秦武王好以力。感力士烏獲。至大官。○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巳。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

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梯。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

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扶音

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
蓋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
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
盡○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
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
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
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
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
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
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耶○慶源輔氏曰陳
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
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
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
為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
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
已矣。之行並
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
羸倉胡
反率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
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
謂是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
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覺軒蔡氏
曰孟子以
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
謂不假脩為而即可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

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借乎曹交之不足以及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感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

曰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未始知那君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

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

間則性分夫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旬反

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

於不為何哉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而特患

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弟如

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

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

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

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溯其自性之性則
 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
 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
 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 ○曹交
 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
 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
 文之意亦不胥之教誨也 朱子曰曹交識致
 要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
 切非終拒之也 ○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
 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
 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
 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
 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

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
 為之安有不假修為而可安坐以至於堯舜之
 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第而後
 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
 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曰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
 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似生伯服而黜申后
 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去聲作此詩以叙其

哀痛迫切之情也

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

其辭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久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

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

宗社傾覆繫焉，怨之何多，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蒲味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

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新安陳氏曰母生

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矣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然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惡熱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時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
兩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然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然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

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

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反息呼吸氣通

於親新安陳氏曰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

當親而疏同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

足為怨也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

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素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宋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也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何上而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爲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然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徑口

宋姓徑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徑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

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刑堅者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上說稅音下教強上音聒古活不舍

上聲○見莊去聲疏去聲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

疑即此人也。孟。構。古。候。反。合。尸。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

王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蔡氏曰。宋程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二軍之師。是二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二軍之師。是二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

以事其君為入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
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何必曰利王去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

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

明辨之也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

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
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

之辨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
輕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
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
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
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
一主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
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
已甚矣以仁義說一主而罷兵上下皆懷仁
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
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
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
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
取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
章於過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

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

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

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適來見而又不出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

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連其各也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

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

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

曰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

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是有慢上之心。

為其不成享也。

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謂其所食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徐氏曰：季子為君，君守不得往他國以見。

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

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

意不及其物也。

慶源補氏曰：不得之鄒而不往，則其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以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

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
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吾之際
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
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
子皆非惡人。亦
有可受之理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
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
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
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

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
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
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
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入

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行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

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知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補曰**宋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孟子子許三子。是就其存心。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

之。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知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補曰**宋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孟子子許三子。是就其存心。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

乎仁故集註
之說各不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

復奪也髮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

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

百里奚事見形句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

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

向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

功者髮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髮

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絲駒齊人善歌謳聲

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

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胡也。

反還。晉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

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

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

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

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其室。○劉向說死。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

戰。梁遂聞殺之。而崩。○冥氏程曰。按左傳禮。

之。而偶為之。崩。○冥氏程曰。按左傳禮。

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

篇。擁為櫻。過。見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

門不入耳。

為賢也。以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

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

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久。

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

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

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

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可知也

○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

之者矣○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此微罪行而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

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辨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

味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

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未方以君

子自擬以衆人指髡髡雖識孟子未立功而

孟子子十二卷
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待言以顯齊
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
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
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丁氏曰**下氏各公著

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 ○新安陳

氏曰自王道衰伯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
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
律五伯而各其為罪人焉五伯實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

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

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

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

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碎與關同。治夫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倍克聚斂也。反力驗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君三王之一世豈非罪人自入其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爾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亦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羅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音狄好去聲
 不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
 殺置書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壹明
 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
 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穀梁傳僖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
日謂記其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

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
 明天子之禁曰母壅泉國水也母訖羅
 也母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事
與音頤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
 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
 君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
 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賓賓客也
 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
 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
 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
 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
 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

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
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中
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
國邑而不告天子也。新安陳氏曰五命御載
書之辭才者意之亞於
尊賢所以明實德言
歸于和好無備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
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長。一
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
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
氏曰君
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
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竊譎為甚。而
我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
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
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
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
逢君惡於內者。其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
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
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
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
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
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

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

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慶源輔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

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慶源輔氏曰能以是而

之敵備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揮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者齊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

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新安陳氏

曰就使僥倖克敵已驕敵怒禍方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

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

祭祀會同之常制也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

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

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

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為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亦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

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驅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即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效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拜去 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

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慶源輔氏曰不

此仁者猶且不以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以民而求廣士一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華陽范氏曰君

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以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厲王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二世此引其君以不當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

孟子卷之二

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開同鄉與六通也
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辟開墾反其也
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別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也亦言志仁之為當道不鄉道也
朱子曰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
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利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文為忠而其君亦因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
○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秦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訛切慎子而繼發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稅法二十分扶問反下

同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歛

食忍嗜時至欲與童僕同苦樂昔洛樂觀時下同

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君積致富其為

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勿軒熊氏曰

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於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歛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皆不足三以權變勇不足三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者不可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

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

故一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

成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夫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

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夫因其辭而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樂小樂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樂寡則貉今欲

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樂而已

慶源輔氏曰什

故以爲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井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爲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

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者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峯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立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真貉真桀爲大者此爲小者也○自宋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敝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關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之築堤

壅委恐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

惡也吾子過矣

惡夫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

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勿軒熊氏曰菽白圭自言善治

平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事

亮信也

惡事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有且無所執

持也

宋子曰亮字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文諒

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諛是也爾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以貞也

至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

以己之私意為說非說之正也。孟子之言說
義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
信章同意。此以守言說以行言也。○
汪氏曰執說有常也。不說通變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
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知去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

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或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曰善

取於已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
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曰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

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不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與非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君子

小人迭為消長上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

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備

張氏曰好善誠篤非倉己私者不能能倉己則中虛虛則能求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益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

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
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
女樂而不朝朝音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

公遊於圃公仰視蜚與飛鴈而後去之史記

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于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
問兵陳孔子曰姐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
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一年孔
子來祿之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
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右居頃之或譜孔子孔子遂去
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

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
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特靈公
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

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二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取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

其次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梁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詩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誘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以靡餘明不多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

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籍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守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至。至其自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餓餓不能出門，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頑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巳，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

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

鬲遭亂鬻余六販方萬魚鹽文王舉之管仲

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國孫叔敖隱麇上

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形旬

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

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皆

音戾也動心忍性謂鍊荀勇動其心堅忍其

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鍊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

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峯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

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鬼
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
處貧賤而貧賤有以鍊動其心也譬之水動
心是浚得源頭活水袞袞出來不動心是水
之流不為沙泥所滯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
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
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
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
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戩空之所所以忍性
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
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
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程子曰豈無
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
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
程子曰若要熟也
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經歷過似
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行來行

得熟不。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且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震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推愚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多。則闊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吾如覆。

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同

恒。胡登。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

也。徵。知盈。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

必有過。然後能改。爾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蓋

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

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

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

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宋子曰。困於心。衡

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震源輔氏曰。輝。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

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

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於。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意。是。其。才。尚。屬

以有為。雖是不以能獨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

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

亡由於安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

生全之理。結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因而事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友也。

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入之仁。

雲峯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熟堅志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以安

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
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於安樂。無
憂患。可謂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思
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思
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
則雖憂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
憂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隘是也。○勉齋
黃氏曰。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
起於宴安。富。既窮困。蹟之餘。其操心危。其慮
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
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
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
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
是充實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
入一欲。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
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

自脩省。朱井則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

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
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

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安陳氏曰。不脅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尹氏曰。言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吳亦

曰矣

問

卷之十二

問

大全卷之十二

問

問

問

